

Study on Effects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on Japanese

Writing:

Research on the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by Think Aloud

Étude sur les effet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chinoises sur l'écriture en japonais:

La recherche sur l'écriture en deuxième langue par la méthode de
réfléchir à voix haute

論漢語思維及文化對日語寫作的影響:

通過有聲思維探究二語寫作

ZHU Qiu-juan

朱秋娟

WU Shu-feng

吳淑鳳

Received 19 March 2009; accepted 21 April 2009

Abstract: Think Aloud is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ical linguistic stud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tudy. This thesis researches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process of Japanese learners whose native language are Chinese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ir writing process inclu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languages.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cause Japanese learners are influenced by Chinese and culture, especially in sentence structure and vocabulary.

Key Words: Chinese thought; culture; Think Aloud; the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ésumé: Réfléchir à haute voix est l'une des méthodes principales de recherche dans l'étude linguistique psychologique. Il joue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l'étude sur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Cette thèse étudie les processus de l'écriture en deuxième langue de certains débutants en japonais dont la langue maternelle est le chinois et en tire la conclusion que leur processus d'écriture comprend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s deux langues. Parce que les débutants en japonais sont influencés par la langue et la culture chinoises et, en particulier dans la structure de phrase et le vocabulaire.

Mots-clés: la pensée chinoise, la culture, réfléchir à voix haute, l'écriture en deuxième langue

摘要: 有聲思維是心理語言學研究中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在外語教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過有聲思維

探究到以漢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二語寫作過程的雙語性特點，並較詳細地分析了這一特點導致的漢語及文化對日語學習者的影響，特別是在句型及詞匯兩方面造成的使用不恰當。

關鍵詞：漢語思維；文化；有聲思維；二語寫作

1. 引言

有聲思維是心理語言學研究中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在外語教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有聲思維的概念，最早見於 Ericsson & Simon (1980,1984) 對口述 (Verbal report) 的分類。Ericsson & Simon (1984) 根據口述的時間與完成特定任務的時間之間的關係，把口述分為共時 (concurrent) 口述和事後 (retrospective) 口述。

郭純潔 (2007) 在她的《有聲思維法》一書中對有聲思維作出如下定義：所謂有聲思維，就是受試者 (接受測試的人) 在完成某項任務的過程中，隨時隨地講出頭腦裏的各種信息。理想的有聲思維，是受試者一刻不停地說出自己在完成特定任務時大腦內的任何信息。因此，所謂有聲思維調查，主要是觀察人們的內心活動，該類調查在心理學，認知科學、教育學、語言學等研究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

在外語教學研究中，有聲思維調查方法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Hosenfeld (1976, 1977, 1984)、Cohen (1987)、Cohen & Cavalcanti (1987)、Carrell (1989)、Cavalcanti & Cohen (1990)、Pritchard (1990) 等人，運用有聲思維的方法分析了外語閱讀和寫作的認知過程和策略。Norris (1992)、Cohen (2000) 等應用有聲思維進一步調查了二語學習者的測試策略。Beare (2001)、Roca de Larios 等 (2001) Qi & Lapkin (2001) 採用有聲思維的方法對比分析了一語與二語寫作策略的異同。郭純潔、劉芳 (1997)，文秋芳、郭純潔 (1998) 及 Wang & Wen (2002) 等人也運用有聲思維的方式，分析了二語寫作中一語的影響作用。在翻譯研究方面，Fraser (1993) 將有聲思維應用於調查者的翻譯過程，翻譯策略和翻譯單位等研究領域。(郭純潔，2007) 由此可見，有聲思維對研究二語寫作過程，探究寫作障礙，尤其是由母語幹擾帶來的文化差異引起的語言輸出困難，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本文將著眼於非日語專業中國大學生日語寫作過程中的母語思維問題，探討母語思維及

文化對寫作的影響，從而豐富我們對二語寫作特性的認識，有助於構建二語寫作理論。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用於數據分析的 20 名受試者，來自武漢科技大學非日語專業大學一年級日語學習者，男女生各 10 名，平均年齡 18 歲。

2.2 數據收集

本次研究的寫作任務是一篇日語議論文，主題為“水を大切にしよう”，規定時間為 45 分鐘，字數不少於 250 個字。

數據收集分為三個階段：(1) 有聲思維的培訓；(2) 正式測試；(3) 回顧性訪談。首先對受試者進行有聲思維法的培訓，淘汰了部分對有聲思維明顯不適應的學生 (具體做法參見王文字、文秋芳，2002)。順利通過培訓的學生進入下一輪正式測試階段。測試要求學生作文時自始至終必須說出頭腦中閃現的任何想法，想法若以日文出現，就說日文，想法若以漢語出現，就說漢語，研究者對整個過程做了觀察記錄，同時進行了全程錄音，學生完成測試後立即接受回顧訪談。研究者邊放學生的有聲思維錄音，邊就其寫作過程及思維活動提問，整個訪談過程也進行了錄音。

2.3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的資料主要是有聲思維錄音，訪談錄音及觀察記錄。我們按統一格式記錄，整理有聲思維數據和觀察記錄，接著對有聲思維記錄做定量與定性分析。首先，數出每篇記錄中的中，日文詞數，算出中文的比例，作為母語思維量的指數 (其中，中文詞的確定以《現代漢語辭典》為準)。然後，將寫作過程中的思維活動分為五大類：解題，內容構思、結構構思、文本輸出，過程控制，並計算每一類活動中漢語的比例，以了解學生在哪些情況下易於依賴漢語思維

3. 研究結果

3.1 漢語思維與二語寫作過程

20 篇有聲思維記錄中，都是中、日兩種語言交替出現，平均母語量為 65%，那麼，學生在二語寫作過程中何時易於用漢語思維？根據下面的

各類思維活動中漢語的參與量

思維活動	漢語所占比例%
過程控制	85
結構構思	65
內容構思	60
文本輸出	25
解題	10

3.2 結論

以上統計數據顯示，日語學習者在寫作過程中普遍運用兩種語言進行思維活動，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漢語，這是二語寫作過程的一大特點。

4. 來自漢語思維、文化的影響

日語學習者二語寫作過程的雙語性特點必然導致漢語思維及文化對語言學習者的影響。這種影響稱為第二語言學習中母語遷移現象，是眾多語言學家及心理語言學家所探討的重要課題之一，通常認為遷移分積極與消極兩種。當母語(L₁)規則與目的語(L₂)規則相同時，遷移可為積極的，而當 L₁ 與 L₂ 之間出現差異時，遷移多為消極的，消極性遷移往往會導致語言錯誤及學習困難的產生。

4.1 對句型使用的影響

母語是漢語的日語學習者，由於無法擺脫漢語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習俗的束縛，常常用表達漢語的習慣來表達日語，造成一些句型使用不恰當，或使用錯誤。

4.1.1 “ある” 句式中場所 “に” “で” 的 誤用

統計表，在過程控制的思維活動中漢語的參與量最大（85%），在內容和結構構思時學生仍然傾向於使用漢語思維（>60%）在遣詞造句時，因日語漢字在字形、字義上與漢語有很多相同或相近，漢語的參與量也較大（>20%），只有在解題時，漢語參與量較小（<15%）。

日語場所格助詞 “に” “で” 的功能區別在於 “に” 表示 “存在”，“著落點” 的場所，“で” 表示 “活動” 的動作場所。由於漢語 “有” 字句的處所位置沒有相對應的功能助詞，因此，受漢語影響，學生不能正確理解 “有” 字句的場所語義功能，從而導致 “に” “で” 的誤用及混淆現象。如下面的例子：

- (1) 夕方東京に激しい雨がふる。(傍晚東京有暴雨)
- (2) 來週大學の體育館に日本文化の講座がある。(下周在大學的體育館有日語文化講座)
- (3) 一年に12ヶ月がある。(一年有12個月)
- (4) この教室には、50平方メートルがある。(這間教室有50平米)

很顯然造成上面誤用的原因是學生把例(1)，例(2)的 “有” 字句誤以為是表示存在的 “有” 字句。而表示 “包括” 或 “估計” 的例(3)，例(4)的 “有” 字句由於在結構上與表示存在，所有的 “有” 字句相同，故此處的數量詞 “12 個月、50 平米” 在漢語語法結構上可視其為 “有” 的賓語。然而，日語語法並非如此，日語 “ある” 存在句的數量詞受語法限制不能作格助詞 “が” 的主語，顯然此類誤用是受漢語句法結構的影響而造成的。

4.1.2 自，他動詞的使用不恰當

- (1) 姉が女の子を生んだ。(姉に女の子が生まれた。)
- (2) 昨夜の火事で家を三軒焼いたそうだ。
(昨夜の火事で家が三軒焼けたそうだ。)
- (3) 雨を降る・風を吹く・日を出る (雨が降る・風が吹く・日が出る)

這些不自然的日語表達,主要是日語學習者按照漢語使用及物,不及物動詞的習慣,不恰當地使用了日語的他動詞,中國人常說:“我姐姐生了一個女孩”。漢語在這種場合下使用的是主動句。於是學生用日語表達相同意思時,便按照漢語的表達習慣,選擇使用了日語的他動詞,“生む”雖然這樣說從語法上並不錯,但是這樣的日語不符合日本人的表達習慣,也就顯得不恰當。例(3)中的助詞誤用是由於漢語的“下雨”“刮風”“出太陽”這樣的動賓結構的思維導致的。日語中自動詞和他動詞比起來,自動詞的數量要遠遠大於他動詞,而且日本人比較喜歡使用自動詞。

以上語言表達上的失誤主要來源於中日兩種文化的差異。中國古代哲學講究“天人合一”,形成了以人為中心來思索一切事物的方法,注重思維形態上的主體性,認為任何行為都只能是人這個行為主體完成的,中國人會頻繁地使用第一人稱“我”“我們”,語氣明確而堅定的“是...”“一定是...”“不消說...”等句式,帶有強制色彩的“要...”“一定要...”“必”等等詞句也很常見。然而,與漢語相比,日語的表達更委婉,語氣也更謹慎,有強制色彩的使動態的頻率很低,而被動句式的用法則遠遠多於漢語。所以,日語中存在大量的被動表達方式(受身文);本可以用主動方式表達的句子,日語多使用被動方式,日語的被動表達方式十分發達,形式也多種多樣。日本著名語法學家小泉保在其《語言學入門》(「言語學への入門」)一書中將被動式分為, a. 直接被動(直接受身), b. 間接被動(迷惑の受身), c. 所有、所屬物的被動(所有所屬の受身), d. 身體某部位的被動(身體部分の受身), e. 無感情色彩的被動(無常の受身)五種形式。

日語的被動表達方式最突出的表現在論文或評論性的文章中。此類文章的作者闡述自己的感受,意見和觀點時,不像漢語表達多采用“我想...”

“我認為...”“我感到...”等主動句式,而是采用“...と思われる”“...と考えられる”“...と感じられる”等被動形式。這一獨特的語言現象與日本民族的思維方式、語言心理、文化背景等因素分不開。日本是個島國,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在交通落後的年代,人們往往要在其生息的村落終其一生。所以,你如果想要順利,開心地過日子,對那些每天“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鄰裏鄉親,你就必須小心翼翼,來不得半點馬虎,於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孕育了日本民族“以和為貴”的團體意識。在日本,獨特的想法和行為被人蔑視,厭惡,人們擔心和大家不一樣,恐怕被集體拋棄,為此都在努力使自己與周圍同化協調,在與大家的同一性中獲得幸福感。日本民族的這種“自我抑制”心理表現在語言上則是頻繁使用被動句型、以及推測加被動的表達方式。

4.2 對詞匯使用的影響

在語言學上,日語屬於粘著語,漢語屬於孤立語。日語的詞匯來源主要有“和語”“漢語”“外來語”。古代日本人巧妙地利用漢字的形音義,用獨特的方式運用漢字創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並吸收、改造、仿造了大量漢字詞。這些與漢語相同或相近的漢語詞匯往往使得學習者自覺或不覺地用自己原有的漢字知識去理解、運用這些詞匯,從而忽視了這些日語詞匯原本的意義及用法,忽視了這些詞匯與漢語之間一些原本存在的微妙差異。所以,對於學習日語的中國學生來說,日語中存在著與漢語相似的漢字表記的詞匯,既有它有利的一面,同時又潛在著令人難以察覺,防不勝防的誤導因素。如下面的例子:

- (1) 英語を學習している。(英語を勉強している。)
- (2) わたしは大學の研究生だ。(わたしは大學院の院生だ。)
- (3) わたしはテレビの新聞が好きだ。(わたしはテレビのニュースが好きだ。)
- (4) 昨日は溫度が高かった。(昨日は氣溫が高かった。)

以上不恰當的表述主要是母語為漢語的日語學習者偏好使用日語中的同形漢字詞匯而忽視了他們之間的差異,這就是所謂的“母語幹擾”,正如“油斷一秒,怪我一生”那樣,如果望文生義,理解為“油斷了一秒,要怪我一輩子”就貽笑大

方了。

5. 結語

本文通過有聲思維探究到母語為漢語的日語學習者二語寫作過程的雙語性,這一特點必然導致漢語思維及文化對日語學習者的幹擾。如何才能更有效的克服這一幹擾,較有效的方法是在日語教學中充分對比漢、日兩種語言的不同特點,使日語學習者更好的掌握日本民族的語言特點,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等。這將對他們的語言學習有較大的幫助。

基金項目：中國湖北省教育廳資助項目
(2007Y113)

REFERENCES

Ghaith, G.(2001). Effect of Think Aloud on Literal and Higher-ord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26(4).

曹珺紅. (2005). 有關中日同形漢字詞匯對比研究中的幾個基本問題. *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 (3).

郭純潔. (2007). *有聲思維法*.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王文宇, 文秋芳. (2002). 母語思維與二語寫作.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4).

王偉. (2007). 從日語的被動表達方式看日本人的集團文化心理. *高校外語教學與研究*.

楊曉鐘. (2005). “中國式日語”的類型及成因探析. *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 (3).

鄭汀. (2007). 母語對第二語言習得的幹擾. *外語研究*, (6)

The author: ZHU Qiu-juan (朱秋娟), 女, 1964, 副教授, 武漢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 中國武漢。研究方向: 英漢語言, 文化對比, 教學法。

WU Shu-feng (吳淑鳳), 女, 1966, 講師, 武漢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 中國武漢。研究方向: 日本言語、文化、教學法。